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中国文人俏皮话

精要

人生千姿

鲁迅：

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是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

钱钟书：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

林语堂：

我失掉享受人生正面欢乐的能力，原因大都是我们感官的敏感减退，和我们不能尽量来运用这些感官。

老舍：

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得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

老宣：

男子一生，若能牢守个性不肯随人摇旗呐喊，就是男子中的模范。女子一生，若能严护身体，不肯任人辟为“公园”，就是女子中的圣贤。

郑逸梅：

“老而不死是为贼”，我年届耄耋，当然是十足道地的老了，“贼”的名目又是推卸不掉的。

冯友兰：

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之可能地举动，我均可先知；但如打牌时，则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

董桥：

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猪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宵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

贾平凹：

你实在是邋遢，头发乱如茅草，胡子不刮，衣服发皱，但现在你是名人，名人的不修边幅是别一种的，潇洒呀！

社会百态

钱钟书：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

梁实秋：

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幅面孔。

老宣：

对于吹牛者，当置之不理。对于拍马的，须严加预防。否则，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将你拍舒服了，就能骑上你。

鲁迅：

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林语堂：

放屁就是礼貌，礼貌就是放屁。放屁无声叫做好，有声叫做不好，声愈小愈好，愈大愈不好。外国屁的声小，所以比我们好。外国人屁不乱放，中国人屁乱放。这是他们“礼”字比我们强。

王朔：

你捧他，他有不爱听也不会像你骂他那样引出深仇大恨。最多觉得你这人肉麻，灵魂渺小，形象猥琐，他从心里一轻视你，你的工作就完成一半了。

老舍：

夏天到电影院去，更怕遇见“洋”她们。她们穿得很少很薄，白白的脖子，胖胖的臂，原有个看头儿，可是您的鼻子受不了委屈，香水味里裹着一股像臭豆腐加汽水的味儿，又臭又辣，使您恶心。

李霁野：

用阉割使天下完全成为清一色的婆理，自然很有可能，但大体说起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用公理进攻婆理，婆理是要被消灭的。拿婆理与公理纠缠，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柏杨：

政治病如果害得恰到好处，小则能消痰化气，大则能保命全身，不一定是见不得人才卧床不起也。

丰子恺：

口中剿匪，就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

吴望尧：

骂人要骂得典雅，有风度，有幽默。如果张开血盆大口，赤裸裸开门见山，什么祖宗八代，猪狗牛羊，死鬼杀千刀，或是等而下之，乱搞两性关系，这是泼妇式骂街，不必深谈。

沈从文：

清早上的世界，只有一些在世界上顶不算人的人所享受，这大约是一种神的支配。把上流人放在下午，放在灯下来活动来吃喝，黑暗一声则可以把这些爱体面的绅士从黑暗中给别人一个看来成为全是体面的脸，说谎话时也可以把说谎话的脸色给蒙糊不清。

说女道男

柏杨：

露胸最大的诱惑在乳沟，露腿最大的诱惑则在旗袍开叉之处。中国人见西洋女人赤裸裸的前胸，无不老眼昏花，头轰的一声猛叫。西洋人见了中国人旗袍开叉处的大腿，也会口干舌渴，眼花缭乱，连呼“王豆腐”，坐卧都不能安。

老黑：

……屁股又厚又肥，中间界线划得很深隔得很开，好像不是一个单位，半边屁股上前去很远了，后面这半边才一愣，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连忙往前追，可是没等后面的追上，那半边又跑到前面去了，老这样你追我赶撵着撵着。不过屁股这玩艺儿太大了，无论怎么说，长在人身上总没有长在猪身上那样叫人越看越喜欢。

莫小米：

女人最常见的办法就是购置大量的时装，这样，每当打开衣橱时，她感觉自己正主宰着整个世界。

李敖：

美国的女孩子会流露她们真正的感情，而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就难以真情流露，她们流露的，至多是她妈妈的感情！

钱钟书：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做成才女，她只巧妙地偷懒——

贾平凹：

以轻佻放荡取悦，轻看了自己；什么样的男人都要轻看你。太爱听赞美的话，就易使男人阴谋得逞，顺竿而爬。太善良，对男人太好，又易使男人产生错觉，膨胀一份贼胆。

沈从文：

女人就是那样，凡事均以眼泪为后盾。用微笑代表说不出的，用嗔代表说不出的，总得借重那微带盐味的泪。

古龙：

一个女人死的时候，身上最后僵硬的一个地方就是她的舌头。这只是因为女人舌头上的肌肉永远都比其它任何地方灵敏得多。

张拓荒：

女人天生爱美，美貌甚于生命，而老是美的死对头；她们宁可选择美的刹那，而排斥老的恒久，她们忍受不了鸡皮鹤发的折磨。

爱情婚姻

鲁迅：

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欲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钱钟书：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王朔：

给你一句忠告吧，千万别大意，别急于剥去伪装，就这样带着壳过一辈子，宁肯让她觉得你虚伪也别暴露真面目。没人喜欢毫不掩饰的东西——要是你想一团和气安安稳稳太平平的话。

余光中：

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李敖：

我是个丑八怪，五官七窍皆自由发展。丝毫没有配合的企图，他们说我像那“钟楼怪人”，可是钟楼怪人我也不能比，因为他面貌虽丑，人却忠厚痴情，他不会对女人发脾气，他永远为她效忠，为她拿大顶，为她丢石头打别的男人。

古龙：

多数青年人成家只是为了进洞房这一刻，真正是为了延续香火的大目标，恐怕百不挑一。

贾平凹：

可这些身子很饥渴的光棍汉毕竟还要说：什么美的丑的，灯一拉还不都一样吗？他们在婚后也就至死不点了灯行房事，可见女人之美的愉悦是男人共有的，对美女追求只阻于穷，穷不择妻的。

老黑：

客车喜欢和男士交往，和任何人握手都戴着避孕手套，并且随时露出两条套着避孕袜的粗腿。客车当然是社会用戥子称的人物，客车上上班的地方当然很堂皇，当然要穿过有痔疮一样的卫兵牢牢把守着的摹仿贞洁牌坊的走廊，从牌坊底下穿过，当然要踩着踏板让自行车滑过，把一条右腿高高翘起来，翘得像公狗对着墙角撒尿，当然有资格进去的都一模一样。

张宁静：

在这种场合，别人吻我的老婆，应该是一种友情，也是对我老婆的无言称赞，是高贵的，但我还是有吃亏的感觉，于是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也把他的老婆抓过来，一吻还一吻。

辜鸿铭：

一位外国太太反对他赞成纳妾的主张，问他：既然你认为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么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个丈夫呢？他回答说：尊敬的夫人，只听说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没听说一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道理。

梁实秋：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谎；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

读书写作

鲁迅：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当头一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介绍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糊涂了。

钱钟书：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

老宣：

读书愈多，阅历愈深，愈以为自己无知无识。读书愈少，阅历愈浅，愈以为自己多智多谋。欲知人胸中知识多寡浅深，须观察他的言行动作。他若张牙舞爪，趾高气扬，必是一个半瓶醋，必是一个纸老虎。

林语堂：

至于抽烟而文思仍不来，便罪不在烟，而在于你，便应当去卖豆腐，要明白你不是文人种子，必要滥竽，便是污蔑文学之尊严了。但只要你有一点天才，只须冒烟，因为烟可以冒得你的天才出火。

老舍：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才力有限，鸭子上树还不如乌鸦顺眼呢。假若我不忙，也许破出十年功夫写本有点思想的东西。可是我老忙，忙得没工夫去想。在忙中而能写出的那一点，只有幽默。这是我的“地才”——说“天才”。

贾平凹：

好读书就别当官。心谋着书，上厕所都尿不净，裤裆老是湿的，哪里还有时间串上级领导的家去联络感情，也没有钱，拿什么去走通关关卡卡？

老黑：

（我）平时有空就挖挖耳屎挖挖鼻涕，忙的时候挖得不怎么仔细，业余时间写点小说，年产量大致在五、六斤左右，其中包括斤把散文，半斤把诗，陈皮的话也不全是马粪纸，看怎么算。

王朔：

这是本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

文坛纵横

余光中：

谋杀团中最危险的分子，仍是那些职业凶手。他们的学名叫做“批评家”，那当然是很神气的一种头衔。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宿仇，可追溯到公元以前，其间荣辱互见，可是一直到现在，谁也没有把对方杀死。

林语堂：

我很看不起阮大铖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他做的点心仍然可能很好吃。

王了一：

正像人们喜欢看打架一样，大家都喜欢看骂人的文章。无论是明骂、暗骂、骂团体、骂个人，只要骂得俏皮，骂得淋漓尽致，读者就会像大热天吃冰淇淋，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快感。

丁西林：

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说什么批评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越出范围；什么批评只能批评，不可骂人。你想，如果批评只能批评，一个批评家如何还能成其为批评家？批评不能骂人，这批评还有什么价值？

钱钟书：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知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鲁迅：

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也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

老宣：

以古人的眼光议论今人的是非，固是顽梗不化，用今人的见解，批评古人的短长，更是混蛋已极！我以为这全是一偏之见。正如寒带的人，骂热带的人不该“赤背”，热带的人，讥寒带的人不当“衣皮”，全是不肯“设身处地”，细加追思的愚行！

老黑：

处女娶的老婆是个凶猛的寡妇。因此处女打响的处女作就叫处女地上的寡妇，紧接着是处女林中的处女、处女们的处女航、路灯下的处女、舞池里的处女、按摩院的处女、沙发上的处女、婚床上的处女等々等々。

吃喝玩乐

钱钟书：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

梁实秋：

常听人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请客只有一天不得安，为害不算太，所以人人都觉得不妨偶一为之。

丰子恺：

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中，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叹佩。常见闲散的少爷们，一只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一只手握着一把瓜子，且吸且咬，且咬且吃，且吃且谈，且谈且笑。从容自由，真是“交关惬意”！

老黑：

舞会大同小异，无非是红灯绿灯小妞泡芝麻开门一无所有香蕉肋骨苹果屁股摇摇摇。激光如闪电，照亮蓝夜，照亮探戈伦巴迪斯科，照亮抽筋舞照亮摇滚乐……歌声闪烁，歌词大意无非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难得糊涂糊涂是福忍忍忍，忍出一身痱子……

王了一：

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

许成章：

烟也吃，酒也吃，茶也吃，醋也吃，荤也吃，素也吃；吃力、吃亏、吃紧、吃香、吃苦、吃恼、吃事、吃钱、吃花酒、吃山珍海味；无米吃山草、吃木皮、吃观音土。嘴巴一辈子忙不过来。有点像好为人师的孔子，不知沉默是金，够可怜的。

李敖：

电视的毛病并非它的内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讨厌。电视的毛病出在它陪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一个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时间给抢走，抢走还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一个奋发有为的生活。你一天有限的精神和时间，被它一搅，整个的下半天就简直人心浮动。

东西杂侃

鲁迅：

假如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

胡适：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钱钟书：

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卖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

梁实秋：

自有小家庭制以来，孩子的地位顿时提高，以前的“孝子”是孝顺其父母之子，今之所谓“孝子”乃是孝顺其孩子之父母。孩子是一家之王，父母都要孝他！

老宣：

群狗们在我住的胡同里，开了社交大会。可称是少长咸集爪尾交错；毛形耳影十色五光；歌舞之声惊天动地。我开门一看，竟发现一句“饱暖思淫欲”的现象：因为穷邻居所豢养的那只骨瘦如柴的狗，竟卧在一旁放弃狗权，并未参加。

林语堂：

凡吸烟的人，大都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

沈从文：

凡是一个挨了饿都能不学而能的，便是偷，抢！最先挨饿的人类，多半只知道抢，不知道偷。偷大约是人类羞耻心增进了以后，一面又感到怎么办稳健一点的智育发达以后的事。

余光中：

一提起借钱，没有几个人不胆战心惊的。有限的几张钞票，好端端地隐居在自己口袋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把它带走，真教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贾平凹：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了歧视。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了，偶而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炎了，他们那么一呆……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了，抽自己口袋的劣烟……

老黑：

门厅外惊讶着几个出游的中国少女，白胳膊粉嫩娇壮，冬瓜一般长满霜刺，横一道竖一道，浑身让水壶皮带乳罩各种带子扎紧捆牢，结实得赛过刚

包好还没有下锅的粽子。

柏杨：

高跟鞋的妙处是使女人的双乳猛挺，盖不猛挺不行，不猛挺则非摔筋头不可。而且一旦挺出，直指臭男人双目，使臭男人油然生出捧而咬之之念。

丰子恺：

无名指和小指，真的两个宝贝！姿态的优美无过于他们。前者优美是女性的，后者的优美是儿童的。他们的皮肤都很白嫩，体态都很秀丽，样子都很可爱。然而，能力的薄弱也无过于他们了。

王朔：

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老五：

酒汉一路上说他没醉，一点也没有醉。好不容易送到家，醉汉说：“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家的客厅……这是我的卧室……床上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太太……她旁边睡的那个男人……咦？……没错，那个男人就是我。”

陈美华：

我们家当然有蚊帐。有蚊帐也不行，蚊子照样横行霸道。我们这儿的蚊子，生龙活虎像个开拓企业家，精得像广东仔，滑得像北京油子，个儿大得像东北汉子，吸起血来像资产阶级。

人生千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孩子吃药的方糖

快乐的引诱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渡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享受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帐，我们预支了将来支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钱钟书）

人生快乐在感觉

正如我听着我的孩子说话的声音，或是看着他们肥胖的腿儿，我说不出是在体质上爱他们或是精神上爱他们那样；所以我简直不能把心灵与肉体的欢乐分开。世间有什么人对一个女人只在精神上爱她，而不在肉体上爱她吗？一个人要分析和分别他所爱的女人的种种媚态——如大笑、微笑、摇头的样子，对事物的态度等——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女子在衣饰穿得美丽时总会觉得快乐。口红和胭脂使人有精神焕发的感觉，衣饰整齐使人的精神上感到安宁与舒适，这在女子方面看来是真实正确的，精神主义者对此却一点不懂。我们的肉体是总会死去的，所以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情感与精神之美，只有我们的感官才能胜任。触觉、听觉和视觉各方面，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我失掉享受人生正面欢乐的能力，原因大都是我们感官的敏感减退，和我们不能尽量来运用这些感官。

（林语堂）

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

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之可能地举动，我均可先知；但如打牌时，则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力所能作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只可靠其“牌运”。

人生如打牌，所以一人在其一生中所有之成败，一部分是因其用力之多少，一部分是因其命运之好坏。《列子》有《力命》篇，说力与命间之争辩。对于过去一事，力是全无用处。对于将来之事，力虽努力为之，亦不敢保一定成功，因对于将来，力不能保无不幸地意外。

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不幸，只用力以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为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不幸，只用力以作其所应作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如此则不因将来成功之不能定而忧疑，亦不因过去失败之不可变而悔忧。

(冯友兰)

“出入”人生

人的一生，只用“出入”两个字，就可以包括了。譬如，吃喝是入，拉撒是出。死是入，生是出。娶是入，嫁是出。受是入，施是出。一出一入，循环不停，直到人生为止。因为人的来源，也是由出入而起的，所以一生就办出入的事。不但人是如此，一切植物的一生，也不能脱开出入的轮回。

(老宣)

“捣乱”人生

人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捣乱”。求学习艺，娶妻嫁女，养生送死，奔波劳碌，东往西来，你恭我敬，你争我夺，尔诈我虞，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吃喝嫖赌，送往迎来，悲欢离合，杀人放火，奸淫穷盗，念佛烧香，等等一切，一切等等，总而言之，统而论之，也不过是“捣乱”而已。

(老宣)

人生的意义

某要人解释人生的意义说：“在于吃饭，在于生小孩，在于招呼朋友。”他这话，虽是出于玩笑的口吻，未免是将人类比为禽兽。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开饭食传种，可是除了办理这三件自私的大事之外，尚有许多对人类应尽的义务。马牛羊鸡犬兔的一生，除了饮食传种之外，还能有益于人。人类的生活的意义，若仅以做到这三件私事为止，又怎配称为万物之灵？至于“招呼朋友”不过是社交之一道，禽兽之间也有这种行为，又岂是人类所独有的特点？

(老宣)

人生如同登山

人生如同登山。平均以生活六十年计算，前三十年是走上坡路，后三十年是走下坡路。所以三十岁以前，觉得时间过得慢。三十岁以后，觉得光阴过得快。

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而立”与“不惑”两样称谓，是极有意思。再用登山作比方，三十以前，一步高一步，见识也一步广一步。到了三十，如同达到绝顶，登山的情形与所见的景物，也阅历过了。人若将登山的事向他陈述，无论如何玄妙，再也骗不了他了。

(老宣)

人生如同四季

人的一生，如同四季。由初生到二十是春。由二十到四十是夏。由四十到六十是秋，由六十到八十是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平均起来，人只能活三个季而已。

(老宣)

食橄榄，嚼腊头

人生，当学生的时候，想当孩子的时候。当教员的时候，想当学生的时候。当爸爸当妈妈的时候，想当儿子当女儿的时候。当老头儿当老太婆的时候，又想当小伙子当大姑娘的时候。向回里想，仿佛食橄榄。向以后想，如同嚼腊头。

(老宣)

人生就是苦恼

人生就是苦恼。所以人一出娘胎，开口第一声就是哭。决没有一见天日，就大笑的。哭先于笑，是人生的途径。笑不过是偶尔的表示而已。假若一落生就笑，反要招起人怀疑，说他非妖则怪，或要将他置之死地。因为是违反了人生观了。

(老宣)

人生苦多乐少

人生本是一件苦恼的事，详细一想，简直是一点滋味也没有。不但为自己想一想是苦多乐少，替别人想一想也是乐少苦多。我以为，只有一个求乐之法，就是竭力使别人减少痛苦。人类虽有种族之分，国籍之别，但是全人类都息息相关，正如一个身体一部分若感觉痛苦，全身各部分也不能感觉舒服。

俗语说，“为善最乐”。为善也就是使别人减少痛苦的方法。你若不以这话为然，你就可以亲自试验试验。你周济一个苦人之后，心中觉得如何。你打骂一个苦人之后，心中感觉怎样。这不过是一个浅显的比方，别的好事坏事，也是如此。可是，别人快乐了，你也能快乐。别人烦恼了，你也生烦恼。这就是人类息息相关的凭证。

(老宣)

何为人生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离了母腹向坟墓里行进的路程”。少亡的就是这条路短，老死的的就是这条路长。所谓命好的，就是这条路平坦。命苦的，就是这条路崎岖。这条路上，老老实实走的，就是君子。在这条路争争斗斗走的，就是小人。不论你怎样走，你也不能不走入坟墓。

(老宣)

人生就是碰钉

人生就是碰钉，碰一回钉子，长一分见识，增一分阅历，做的事愈多，碰的钉子愈多。没有碰过钉子的人，必是没有做过事的。不过，聪明人能因别人碰钉子，而增见识而长阅历，糊涂人虽碰了钉子，还不知是钉子，必待左碰右碰，碰得体无完肤，不知钉子的厉害。

(老宣)

莫学兽行

徐守揆说：“人生而为人，则宜为人。”那么，就不必考究“人是由什么东西变的”。纵然是神造的，现在既不是神而是人，就当尽人道。纵然是兽化的，现在既不是兽而是人，就不应当学兽行。

(老宣)

将来要比现在好

人的一生，总是以为将来要比现在好。因为人人全有这种思想，所以才都愿意活着，以便看看将来究竟有什么好的实现。

(老宣)

人一生的大毛病

人一生的大毛病，多是对别人的事，看得明明白白，对自己的事认得糊糊涂涂。因为这个毛病，所以世上闹得七七八糟。假若能将这毛病反过来，世界必能风平浪静。可惜，人性既不能改，世界也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老宣)

两种人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生来就对一切都不起劲的，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过日子，至于为什么过日子，他们是不去理解，不去追求的。

另一种人是对一些事情很认真，很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浪费的人，然而，他们之中却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认真地去完成自己，而另一部分人却始终拿不出力量来。

(罗兰)

人生最大的职务

人的一生，不只是当祖父的孙子，父亲的儿子，儿子的爸爸。这三样的程序，虽然全做到了，与普通动物传种的义务，也没有什么高超的分别。人总须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人生最大的职务上，做到一样，才不污辱这个人字。